

二叔 海波

二叔多诙谐:爱唱道戏,爱跑旱船。唱道情时扮演妖老婆:后脑壳上扎一个“把把”,耳朵上吊两枚辣椒;眉毛染成淡绿,口唇画得血红;腰里系一袋围裙,手里拄一根拐棍;走一步浑身乱扭,说一句五官耸动,未曾入戏,先就吓哭了孩子、笑翻了老人。跑旱船时扮演艄公:头戴一个无顶草帽,身披一件羊皮坎肩;眉毛上贴着棉花,嘴唇上粘些羊毛;手持一把木桨,腰系一根红绳。背浆疾步趋,装作浪中飞;扶船款款摇,充为水上漂。家乡无船,不知他哪来的这种感觉。

二叔很勤劳,是庄稼行里把式。生产队时,他家住得最远,但每天上工却最早;别人到时,他早就砍好了一捆子柴禾。半路上遇一堆牛粪,也要想办法放在他的自留地里。给队里干活平平常常,给自己干活如活虎一般。因此,他的光景一直很好,再困难的时候也没缺少过粮食。

二叔很节约,有时甚至有点“出格”。每次赶集,总是不走大路走山路,一边走一边抓挖:寒天捡柴禾,热天挖野菜;雨前采蘑菇,雨后捡“地软”,县城到了,他的成果也有了。用此换回了食盐,换回了煤油,更多的时候换得了城里的朋友。但二叔又不吝啬,相反还很仗义。只要有人进他的门,他都尽力招待:烟是陈年烟,茶是陈年茶,话是热心话。最受夸口,夸夸自己的劳动果实;最爱讲理,讲的都是过时的道理。

二叔是孝子,但方法不好,常令爷爷生气。爷爷一到,他便连夜进城去“采购”:白糖一斤,猪肉二斤,好旱烟半斤。白糖泡糖茶,猪肉烩粉条,旱烟细焙制,除了爷爷,别人不让享受,总惹得孩子哭闹,二婶急躁,爷爷尴尬,吃半肚饭,生一肚子气,最终总是不欢而散。爷爷踩着脚骂他“欺负人”,他耸着脖颈怨天“不睁眼”。

二叔爱排场,排场大得匪夷所思。年轻时赶性灵酒店,看见店家的钱柜好,一下子就购置几十个,摆了好几层;底仓里塞粉条,抽屉里放杂物,除了没钱放,什么都放。看见公社的窑洞好,自己就比了样儿修。公社有七孔,他就修了八孔。改革开放后,县上的供销社拆迁,多出一对栅栏大铁门,他从废品站背回来,差点压出了人命。

二叔很固执,上了三年学,没认下一个字;不是学不会,而是不去学。私下里能说会道,一进学校就装成个憨憨,目的只有一个,害怕去当兵。后来没躲过,还是当了兵,给县长当勤务员。一九四八年县长调到东北,过黄河时他偷跑了。同事都当了官,他也不后悔,说:“饿死也不舔那刀尖上的血。”

二叔穿衣不讲究,实在是不讲究。天一热就亮着光脊背,浑身只穿一个半截裤;天冷了穿的破棉袄,一穿就是几十年。前年春天,我父亲去世他来哭灵,上身穿着件新布衫,下身穿一条旧秋裤,惹得众人睁大眼睛看稀奇。他家的镜框有他一张半身照,穿着无领汗衫,光脖子上扎着一条红领带。我说不好看,他说:“我不懂,小孙子说这是个时兴。”

二叔八十岁时依旧上山干活。小麦存了几十袋,玉米存了几十袋,棉花也存了几十袋。家人劝他别干了,他说:“爱吃屎的闻见屁也香,不干活犯糊涂,一干活心里就亮堂。”

塘塍上的蚕豆老啦,英壳由青转黑,硬邦邦地挂在掉光了叶子的秆茎上,风一吹,秆茎开始抖动、歪斜,但很快又笔挺地站着。前些日子,蚕豆地里还是一片碧绿,豆荚饱满得发亮,剥开来,里面的豆子嫩得能掐出水来。那时节,我放了学悄悄绕道来这里,摘一把青豆荚,矮下身来,在田岸和豆秆的掩护中剥着吃。豆子脆嫩,清甜,有青草的香气,也有夏日的味道,越吃越好吃。

母亲和几个妇女来了,她们是来拔蚕豆的。我看着她们,她们弯下腰,撩过一把豆秆,两只手一上一下抓住了,背猛地往上一弹,一把豆荚就连根起了身。五月的阳光晒得人头皮发烫,但她

人的饮食是生命的源泉,若无饮食生命便不能长久,而饮食的优劣则关系着生命的质量。前者是显性的,后者是隐性的,其影响可能需数年甚至数十年方能显现。最近有研究人员研究了超过106万人的数据,发现40岁以后能坚持健康饮食行为的人到70岁时健康状况仍然良好者的百分率,与不能坚持健康饮食行为的人群相比,要高出

43%—84%。解读这个话题,值得关注之点有二:一是应早作谋划,老年人的健康在中年时就应该打好基础;二是贵在坚持,能坚持健康饮食行为的人,老来获得健康的概率才会较高。那么什么是健康的饮食行为呢?先谈主食,米、面都属谷类食品,从神农氏的时代开始,几千年来皆是国人维系生命的基础。近年来国内营养学界强调的是要吃全谷类食品,不过需要关

们一分钟也不停手,没多大工夫,原本黑乎乎一片的地里,只剩下一些残枝枯叶和稀稀拉拉的杂草,蚕豆连同豆秆一起,已经随着母亲她们的肩头,去了仓库场。我起身,心生失落,嫩蚕豆的美味,只能明年再尝了。心里想着,双脚还是不由自主下到了田岸。忽觉脚下一绊,低头看,看见一个被拔断了的豆秆根对着我。豆秆根露出泥土半寸,黑中露白,边上还散落着几个泥块,小的核桃般大,大的拳头般大。显然,这是棵扎根深的豆秆。这样的豆秆,结的豆荚肯定也多大。没有了青蚕豆,只能吃老蚕豆了。刚收拔的蚕豆地里,难免

有遗落的断枝、脱落的豆荚,或者掉落的豆粒。塘塍上,我翻翻枯叶,拨拨草茎,看见豆荚,捡起来剥开,看见豆粒,直接放进上衣袋,看见踩过后埋在泥里的,就蹲下身用手指抠出来。没多长时间,感觉衣服口袋里沉沉的,暗自欢喜:够了,可以吃一两次炒蚕豆了。很快回到了家,向母亲报喜。母亲厉声问:哪里弄来的蚕豆?我轻声回答:塘塍上捡的。说完,偷眼看母亲脸色,以为母亲的脸上会阴天转晴天,没想到更多乌云:去!统统还到仓库场去,队里的蚕豆,哪能偷回家?!是捡的,是捡的呀!我申辩。母亲哪里肯听,说地是队

里的,捡了也要交还队里的,拿回家就算偷的。我争不过母亲,悻悻来到仓库场,将两只袋袋兜底一托,哗啦啦,豆粒落进摊晒的豆秆里。这样就对了。母亲在我身后柔声说。我突然想起前段时间,我吃青蚕豆的次数,心里有些慌。记着,队里的东西,不管生的熟的,老的嫩的,都是大家的、集体的,个人不可以动歪心思,更不可以偷偷摘来吃。你呀,见我连连点头,母亲手指戳戳我额头:塘塍上落下的老蚕豆,下午再去捡一遍,给队上。我说嗯,我知道了。后来的几年里,我把捡来的老蚕豆都倒在了仓库场,我感觉这样做,心里也像吃了蚕豆一样开心。

就是肉吃得多了,而且多的主

要是畜肉,畜肉里的蛋白质固然丰富,可惜和他合并存在的脂肪含量也高,而且大多是饱和脂肪酸,并且胆固醇的含量也高,这些都可促成动脉粥样硬化的形成,而动脉粥样硬化,则是日后心脑血管病的基础。含饱和脂肪酸丰富的鱼类及其他水产食品摄入不足,蔬菜与水果的摄入不足亦是

是比较普遍的现象,结果导致多种维生素、矿物质、纤维素的

二十多年前吧,我想走一趟川藏线。两个同学陪我同行,三人一辆丰田越野车从成都出发。傍晚到达有摄影家天堂之称的新都桥。

客棧吃过晚饭后,我突然有了高原反应,人晕乎乎的,不敢再前行。大家商议,杀回马枪但不走回头路,迂回塔公草原、八美、泸定,回成都。

次日早饭后,车子驶向附近的塔公草原。颠簸了一个多小时,路遇两人拦车,一男一女,中年模样。请求搭车到塔公寺,不远,仅几公里路。稍作犹豫,我们拒绝了。不是不能,实在怕惹麻烦。给了他俩两瓶水和面包。

到了塔公寺。买票入园,居然有藏歌舞表演,锣鼓喧天,煞是热闹。草原上几堆煨桑升腾袅袅烟雾,一眼苍茫辽阔。太阳当空,选了一家四川饭馆坐下,几个菜几瓶啤酒,开吃。

吃到一半时,瞥见饭馆玻璃隔断外有人来回走动并张望。少顷,见一男子推门进来,径直走到我们桌边,双手垂膝,说:几位大哥,山不转水转,真是有缘再见!我一愣,脱口

倘若说我出生的故乡,给予我最早的乡愁,那么,福州路,便是这乡愁里最芬芳的一抹。

孩童时,我就以一个标点的身子,步入这条花香馥郁的路。在她的熏染之下,我从一个标点,渐成一粒粒文字、一行行、一段段、一篇篇,以至于成为壮硕的著作。

然而标点最初的芳香,依然还在身心萦绕,如深植于泥土中的树根,总有新枝萌芽绽绿,令人心头痒痒。

书店的鳞次栉比,如天堂的相连。孤独在这里,找到不竭的欢愉的时光。在那一丛丛装帧或简或精的书林里,总能找到高山流水的知音,让我如饮甘泉,心如花开。

有遗落的断枝、脱落的豆荚,或者掉落的豆粒。塘塍上,我翻翻枯叶,拨拨草茎,看见豆荚,捡起来剥开,看见豆粒,直接放进上衣袋,看见踩过后埋在泥里的,就蹲下身用手指抠出来。没多长时间,感觉衣服口袋里沉沉的,暗自欢喜:够了,可以吃一两次炒蚕豆了。很快回到了家,向母亲报喜。母亲厉声问:哪里弄来的蚕豆?我轻声回答:塘塍上捡的。说完,偷眼看母亲脸色,以为母亲的脸上会阴天转晴天,没想到更多乌云:去!统统还到仓库场去,队里的蚕豆,哪能偷回家?!是捡的,是捡的呀!我申辩。母亲哪里肯听,说地是队

里的,捡了也要交还队里的,拿回家就算偷的。我争不过母亲,悻悻来到仓库场,将两只袋袋兜底一托,哗啦啦,豆粒落进摊晒的豆秆里。这样就对了。母亲在我身后柔声说。我突然想起前段时间,我吃青蚕豆的次数,心里有些慌。记着,队里的东西,不管生的熟的,老的嫩的,都是大家的、集体的,个人不可以动歪心思,更不可以偷偷摘来吃。你呀,见我连连点头,母亲手指戳戳我额头:塘塍上落下的老蚕豆,下午再去捡一遍,给队上。我说嗯,我知道了。后来的几年里,我把捡来的老蚕豆都倒在了仓库场,我感觉这样做,心里也像吃了蚕豆一样开心。

就是肉吃得多了,而且多的主

要是畜肉,畜肉里的蛋白质固然丰富,可惜和他合并存在的脂肪含量也高,而且大多是饱和脂肪酸,并且胆固醇的含量也高,这些都可促成动脉粥样硬化的形成,而动脉粥样硬化,则是日后心脑血管病的基础。含饱和脂肪酸丰富的鱼类及其他水产食品摄入不足,蔬菜与水果的摄入不足亦是

是比较普遍的现象,结果导致多种维生素、矿物质、纤维素的

呢。未及啧啧称奇,她已到面前。我问,要去哪里,可捎带你们一程。女子说,下午寺里有车去我们乡送货,不麻烦了。这反而让我生出上午拒绝他们的愧疚。我们坚持要送,汉子说你们去八美,我们在甲居,不方便的。我心底快速默算,甲居应该在八美和丹巴之间,多开七、八十里就行了。

他俩终于坐上了车。这时,我才有机会仔细端详这位女子。中等个,肤色黝黑,眼睛明亮,身材匀称。我问她,刚才你为什么不过来一块吃呢?她抿嘴一笑,不答。只能换个话题。我戏言,这八美肯定有一美是美人美。她笑了,说我就出生在丹巴美人谷。笑声爆棚,一个同学接过话头说,那你比“八美”还美啰。我好奇怎么看天象?她告诉我,古老的藏医学包含了

天文学,人体如同小宇宙,就像你们说的看天书。淡淡一句话,好有意味。车行两小时到了,一座简陋的二层砖房。女子从家里拿出一包糯米条糕送给我们,我们回赠两瓶川酒。这时,一个小女孩跑出来看着我们,我赞道,哟,好漂亮的一朵民族之花!女子摸着女孩的头,笑答,民族花朵,就是漂亮!她的认可让我明白,他俩是汉藏联姻。在高原,这样的孩子都叫民族之花。真心地祝福他们。

告别前,女子对我说,这儿有句话叫作“点酥油灯不分先后”,但女人点亮的是坚毅,汉子点亮的是坚强。哦,我似乎有些懂了。或许,这正是她对

呢。未及啧啧称奇,她已到面前。我问,要去哪里,可捎带你们一程。女子说,下午寺里有车去我们乡送货,不麻烦了。这反而让我生出上午拒绝他们的愧疚。我们坚持要送,汉子说你们去八美,我们在甲居,不方便的。我心底快速默算,甲居应该在八美和丹巴之间,多开七、八十里就行了。

他俩终于坐上了车。这时,我才有机会仔细端详这位女子。中等个,肤色黝黑,眼睛明亮,身材匀称。我问她,刚才你为什么不过来一块吃呢?她抿嘴一笑,不答。只能换个话题。我戏言,这八美肯定有一美是美人美。她笑了,说我就出生在丹巴美人谷。笑声爆棚,一个同学接过话头说,那你比“八美”还美啰。我好奇怎么看天象?她告诉我,古老的藏医学包含了

天文学,人体如同小宇宙,就像你们说的看天书。淡淡一句话,好有意味。车行两小时到了,一座简陋的二层砖房。女子从家里拿出一包糯米条糕送给我们,我们回赠两瓶川酒。这时,一个小女孩跑出来看着我们,我赞道,哟,好漂亮的一朵民族之花!女子摸着女孩的头,笑答,民族花朵,就是漂亮!她的认可让我明白,他俩是汉藏联姻。在高原,这样的孩子都叫民族之花。真心地祝福他们。

告别前,女子对我说,这儿有句话叫作“点酥油灯不分先后”,但女人点亮的是坚毅,汉子点亮的是坚强。哦,我似乎有些懂了。或许,这正是她对

呢。未及啧啧称奇,她已到面前。我问,要去哪里,可捎带你们一程。女子说,下午寺里有车去我们乡送货,不麻烦了。这反而让我生出上午拒绝他们的愧疚。我们坚持要送,汉子说你们去八美,我们在甲居,不方便的。我心底快速默算,甲居应该在八美和丹巴之间,多开七、八十里就行了。

他俩终于坐上了车。这时,我才有机会仔细端详这位女子。中等个,肤色黝黑,眼睛明亮,身材匀称。我问她,刚才你为什么不过来一块吃呢?她抿嘴一笑,不答。只能换个话题。我戏言,这八美肯定有一美是美人美。她笑了,说我就出生在丹巴美人谷。笑声爆棚,一个同学接过话头说,那你比“八美”还美啰。我好奇怎么看天象?她告诉我,古老的藏医学包含了

天文学,人体如同小宇宙,就像你们说的看天书。淡淡一句话,好有意味。车行两小时到了,一座简陋的二层砖房。女子从家里拿出一包糯米条糕送给我们,我们回赠两瓶川酒。这时,一个小女孩跑出来看着我们,我赞道,哟,好漂亮的一朵民族之花!女子摸着女孩的头,笑答,民族花朵,就是漂亮!她的认可让我明白,他俩是汉藏联姻。在高原,这样的孩子都叫民族之花。真心地祝福他们。

告别前,女子对我说,这儿有句话叫作“点酥油灯不分先后”,但女人点亮的是坚毅,汉子点亮的是坚强。哦,我似乎有些懂了。或许,这正是她对

呢。未及啧啧称奇,她已到面前。我问,要去哪里,可捎带你们一程。女子说,下午寺里有车去我们乡送货,不麻烦了。这反而让我生出上午拒绝他们的愧疚。我们坚持要送,汉子说你们去八美,我们在甲居,不方便的。我心底快速默算,甲居应该在八美和丹巴之间,多开七、八十里就行了。

他俩终于坐上了车。这时,我才有机会仔细端详这位女子。中等个,肤色黝黑,眼睛明亮,身材匀称。我问她,刚才你为什么不过来一块吃呢?她抿嘴一笑,不答。只能换个话题。我戏言,这八美肯定有一美是美人美。她笑了,说我就出生在丹巴美人谷。笑声爆棚,一个同学接过话头说,那你比“八美”还美啰。我好奇怎么看天象?她告诉我,古老的藏医学包含了

天文学,人体如同小宇宙,就像你们说的看天书。淡淡一句话,好有意味。车行两小时到了,一座简陋的二层砖房。女子从家里拿出一包糯米条糕送给我们,我们回赠两瓶川酒。这时,一个小女孩跑出来看着我们,我赞道,哟,好漂亮的一朵民族之花!女子摸着女孩的头,笑答,民族花朵,就是漂亮!她的认可让我明白,他俩是汉藏联姻。在高原,这样的孩子都叫民族之花。真心地祝福他们。

告别前,女子对我说,这儿有句话叫作“点酥油灯不分先后”,但女人点亮的是坚毅,汉子点亮的是坚强。哦,我似乎有些懂了。或许,这正是她对



呢。未及啧啧称奇,她已到面前。我问,要去哪里,可捎带你们一程。女子说,下午寺里有车去我们乡送货,不麻烦了。这反而让我生出上午拒绝他们的愧疚。我们坚持要送,汉子说你们去八美,我们在甲居,不方便的。我心底快速默算,甲居应该在八美和丹巴之间,多开七、八十里就行了。

他俩终于坐上了车。这时,我才有机会仔细端详这位女子。中等个,肤色黝黑,眼睛明亮,身材匀称。我问她,刚才你为什么不过来一块吃呢?她抿嘴一笑,不答。只能换个话题。我戏言,这八美肯定有一美是美人美。她笑了,说我就出生在丹巴美人谷。笑声爆棚,一个同学接过话头说,那你比“八美”还美啰。我好奇怎么看天象?她告诉我,古老的藏医学包含了

天文学,人体如同小宇宙,就像你们说的看天书。淡淡一句话,好有意味。车行两小时到了,一座简陋的二层砖房。女子从家里拿出一包糯米条糕送给我们,我们回赠两瓶川酒。这时,一个小女孩跑出来看着我们,我赞道,哟,好漂亮的一朵民族之花!女子摸着女孩的头,笑答,民族花朵,就是漂亮!她的认可让我明白,他俩是汉藏联姻。在高原,这样的孩子都叫民族之花。真心地祝福他们。

告别前,女子对我说,这儿有句话叫作“点酥油灯不分先后”,但女人点亮的是坚毅,汉子点亮的是坚强。哦,我似乎有些懂了。或许,这正是她对

呢。未及啧啧称奇,她已到面前。我问,要去哪里,可捎带你们一程。女子说,下午寺里有车去我们乡送货,不麻烦了。这反而让我生出上午拒绝他们的愧疚。我们坚持要送,汉子说你们去八美,我们在甲居,不方便的。我心底快速默算,甲居应该在八美和丹巴之间,多开七、八十里就行了。

他俩终于坐上了车。这时,我才有机会仔细端详这位女子。中等个,肤色黝黑,眼睛明亮,身材匀称。我问她,刚才你为什么不过来一块吃呢?她抿嘴一笑,不答。只能换个话题。我戏言,这八美肯定有一美是美人美。她笑了,说我就出生在丹巴美人谷。笑声爆棚,一个同学接过话头说,那你比“八美”还美啰。我好奇怎么看天象?她告诉我,古老的藏医学包含了

天文学,人体如同小宇宙,就像你们说的看天书。淡淡一句话,好有意味。车行两小时到了,一座简陋的二层砖房。女子从家里拿出一包糯米条糕送给我们,我们回赠两瓶川酒。这时,一个小女孩跑出来看着我们,我赞道,哟,好漂亮的一朵民族之花!女子摸着女孩的头,笑答,民族花朵,就是漂亮!她的认可让我明白,他俩是汉藏联姻。在高原,这样的孩子都叫民族之花。真心地祝福他们。

告别前,女子对我说,这儿有句话叫作“点酥油灯不分先后”,但女人点亮的是坚毅,汉子点亮的是坚强。哦,我似乎有些懂了。或许,这正是她对

呢。未及啧啧称奇,她已到面前。我问,要去哪里,可捎带你们一程。女子说,下午寺里有车去我们乡送货,不麻烦了。这反而让我生出上午拒绝他们的愧疚。我们坚持要送,汉子说你们去八美,我们在甲居,不方便的。我心底快速默算,甲居应该在八美和丹巴之间,多开七、八十里就行了。

他俩终于坐上了车。这时,我才有机会仔细端详这位女子。中等个,肤色黝黑,眼睛明亮,身材匀称。我问她,刚才你为什么不过来一块吃呢?她抿嘴一笑,不答。只能换个话题。我戏言,这八美肯定有一美是美人美。她笑了,说我就出生在丹巴美人谷。笑声爆棚,一个同学接过话头说,那你比“八美”还美啰。我好奇怎么看天象?她告诉我,古老的藏医学包含了

天文学,人体如同小宇宙,就像你们说的看天书。淡淡一句话,好有意味。车行两小时到了,一座简陋的二层砖房。女子从家里拿出一包糯米条糕送给我们,我们回赠两瓶川酒。这时,一个小女孩跑出来看着我们,我赞道,哟,好漂亮的一朵民族之花!女子摸着女孩的头,笑答,民族花朵,就是漂亮!她的认可让我明白,他俩是汉藏联姻。在高原,这样的孩子都叫民族之花。真心地祝福他们。

告别前,女子对我说,这儿有句话叫作“点酥油灯不分先后”,但女人点亮的是坚毅,汉子点亮的是坚强。哦,我似乎有些懂了。或许,这正是她对

我在车上问她“为什么不过来一块吃”的一种曲径通幽式的解释。短暂的相遇,似已触发彼此灵魂的同频共振。

我们的车慢慢驶离。这时,女子又深深地向我们的车子弯腰鞠躬。霎时间,我眼眶再次湿润。我将永远难忘她的这个动作,这是一种谦卑,也是一种坚毅。同学适时地鸣笛回应,心中荡漾出一股莫名的悲悯。

这半天的偶遇,令人感慨不已。当我们赶到泸定海螺沟温泉宾馆时,宾馆已熄灯闭门。头上星光灿烂。车子鸣笛叫门。我仿佛听见那遥远的天际阵阵羌笛响起。

我仰望星空,不知她是否也在丹巴抬头向天。

两千年前的家书什么样

刘一珩

“烽火连三月,家书抵万金”,这是家喻户晓的诗句,说的是战争岁月一封报平安的家信是多么能慰藉亲人的心。那中国最早的家书是什么时候的,它长什么样?

这封家书,写于战国后期,距今已近2300年,那时没纸,信写在木头上。

1975年,湖北云梦县发现一座窄小寒酸的古墓,既无金银也无细软,但这座墓主人手里却握着两块写满字的木牍。经过考古专家鉴别识读,确定小墓的主人是战国晚期秦国的一个名叫“衷”的人,他手中攥着的木牍,是他的兄弟“黑夫”和“惊”写给他的家书。

战国末期,天下大势已明,经过商鞅变法的秦国已经具备了灭六国的实力,然后战火四起,六国生灵涂炭。灭楚是最难打。公元前225年,王翦带着秦国60万大军伐楚,“黑夫”和“惊”两兄弟就是其军中的两名普通士兵。

路途遥远,征战艰难,秦军管吃管住,但不管穿衣日常,万般无奈,黑夫和惊在征战途中写信给远在家乡的哥哥,两人各写了一片木牍(他们兄弟居然都识字,可见秦国基础教育很不错),木牍大小,要表达的种种又太大,于是木牍的背面也写满了字。

两封书信,共527字,用今天的话来说,兄弟二人都希望母亲寄些钱来。作为哥哥的黑夫说得比较含蓄,他说如果安陆丝布便宜,可以帮着买些单衣薄衫、短衣裙裤来,二月底的淮阳(今属河南周口)已经很热了;如果安陆丝布贵,那就只寄钱来。他说,我在淮阳参加攻城作战,已经围城很久了,一旦打起来,生死未卜,希望母亲寄的东西别太少。你们收到信了,就是我报平安了,你们也要告诉我军功家爵到没到。然后就是一连串地问候家人、亲戚。因为问候的对象太多,信的背面尚有近150字。

惊在信中说,自己现在与黑夫一起居住,一切都好。对家中关心的事无巨细一一询问后,他开口就要五六百钱,他说丝绵布选好的买至少二丈五尺。我借了垣柏的钱了,家里再不寄钱来,我就要死了,急急急!然后他又叮嘱自己的媳妇不要去离家太远的地方捡柴火,说新收复的地方城池多空无一人,谨慎为好;还关心自己的姐姐(跟孩子喊姑姑)生孩子是否顺利。信中,么儿惊的口气就如初生牛犊,粗横蛮武、猴急猴急地一副要出人命的架势。

商鞅变法后的秦国,军功创立制度不仅等级明确且能世袭。黑夫有孩子了,他拼命打仗,不只是为了整个家族,也是在为孩子着想。简牍专家解读毕两封家书后,说:“岁月在变、时代在变,中华民族血液于水的亲情始终未变。”从考古发掘来看,黑夫与惊极有可能战死沙场了。

缺乏,影响身体的新陈代谢,削弱了机体的免疫力,甚至促进了衰老。如今国泰民安,无人不指望家人和自己健康长寿,但等到老来再关注饮食问题,则已难免有临渴掘井之弊。饮食对人的健康影响深远,从年轻时至少到中年时便应该努力使得自己的饮食符合科学的原则,并持之以恒,年老之后,一定会有一个健康长寿的生活在等待着你。

健康